

九把刀^{作品}
► Giddens



妈， 亲一下

一个作家的三元素：
情感，灵气，与动力。
我的生命里，妈妈对我灌注的爱，三者兼具。

妈,亲一下 mom, kiss

九把刀

Giddens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版权登记号：01-2012-510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妈，亲一下 / 九把刀著. —北京：现代出版社，2012.10

ISBN 978-7-5143-0715-3

I. ①妈… II. ①九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2）第190467号

本书由大众国际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授权。

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，不得销售至其他任何海外地区。

妈，亲一下

作 者 九把刀

责任编辑 刘春荣 张 霆
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
邮政编码 100011

电 话 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（兼传真）

网 址 www.xdcbs.com

电子信箱 xiandai@cnpitc.com.cn

印 刷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mm×1240mm 1/32

印 张 8.75

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0715-3

定 价 28.00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妈,亲一下 mom, kiss

九把刀

Giddens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

| 刀妈序 |

被告知罹患血癌的那一刻，是那么的深刻。

记得那天我独自一人面对着医生，红着眼睛，骑着自行车，回到家时还觉得自己勇敢。谁知先生在家里早已泪流满面，见到我，几乎要瘫下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就在药局里痛哭。

还不够，我直冲卧房，一间间看，一间间哭，甚至坐在四楼大乒乓球桌上大叫又大哭，是汗是泪，早已分不清。

当晚我是那么狠心地把一个不停流泪的大男生留在家里，去了金石堂，一口气买了有关血液的四本书，这不是我平常的作风，但也许那时的内心深处早已开始准备作战了。当时婆婆恰巧回娘家，三个孩子都在台北求学，我们多么无助。

住进彰基血液肿瘤科接受治疗，再回家已是四十天后的事。在隔离病房发烧、昏倒、咳血，三个孩子虔诚向菩萨求助，为我写《心经》、念《心经》，每人愿为我折寿六年，先生则说要折寿予我十年，我欣然接受家人对我的爱。真的，我太需要这些年，我有很多事都还没有做，我一

直以来以为自己是无敌铁金刚，不会那么早走。

活在爱的鼓励中，化疗一次比一次顺利，目前我尊重主治医生王全正的安排，每个月回彰基抽血追踪，注意预防感冒，我去游泳池运动、自己练气功，像以前一样一周去市场两次，做些自己认为对健康有帮助的食物，吃得开心。也去了日本跟大陆玩，穿着九把刀读者锁儿送的鞋子，我欣慰极了。

重生的感觉，每天环绕着我的日子。在药局我特别把老二九把刀的书公开陈列，与邻居朋友们分享，我的日子充实又开心。再不久就是大媳妇的产期，新生命为我带来新希望，我们已为宝宝 Umi 准备好新房间，开始添购好多的新东西，未来我们家一定好热闹。

好开心。



刀妈



2004-11-22

现在陪在妈妈身边，时间 2004 年 11 月 22 日，晚上 8 点 44 分。

轮到我跟爸。

今天是妈住院的第一个晚上，病因是急性骨髓性白血病。

中午检查报告出炉时，医生大踏步走到病床前，对着正坐在我妈脚边的我宣布这个噩耗。当时我正捧着便当，嘴里都是豆芽菜跟烧肉，盘着腿坐在病床上展现我的好食欲给妈看。

医生说出病因那瞬间，我发现病房只有妈、我、弟弟，我顿时成了最高指挥，但我无法承受。

“等一下，我叫我哥过来听！”我匆匆放下便当，冲出病房找哥。

妈病倒后，哥便是家里的支柱，无数亲戚都经由他关心病情。多亏他大学念的是药学系，硕士念的是生药，博士则攻癌症治疗。更多亏他就是一个哥哥该有的样子。

好不容易找到了哥，冷静告诉他我们原先祈祷的“仅是严重贫血、积劳成疾”的想法终告幻灭，然后在大厅拦住医生询问接下来该怎么做。

医生人很好，什么都不直说。我的脑袋盘旋着 Google

搜寻引擎与一个医生朋友，以及一个前几年母亲因同样病症过世的老友。

医生说完转身，我的脑子一片空白。哥一把抓住我的肩膀，用一个我从未见过的表情一震，说：“怎么办！”

怎么办？当时我们都还没从震惊里回魂，眼泪还缩着，心中浮起几个该打的电话。爸、外公、舅妈、二姑、三姑、三叔、小舅……

回到病房，哥倒是老实跟我妈说明了病情，毕竟妈妈年轻时是护理人员，什么都骗不了她，今早还在等候位上翻着刚买的临床医学诊断分析，精明得很。

三个兄弟看着妈。

“通通都不可以哭。”妈说。

我蜷在妈的膝盖上，偷偷抠掉眼泪。

“当然不可以哭，现在发现得早，绝对可以撑过去。”

哥鼓舞大家，弟附和。

说是发现得早，或许是真的。妈在四月份因为身体不舒服，自行到检验所抽血检查，关于血液的各项数据并没有透露什么，直到上星期。

“妈，你是我们最重要的人，真的不能没有你。”我握紧妈的手：“在网络上我是公认最臭屁的小说家，自信大得乱七八糟，所以你一定也要有自信可以撑过化疗。”

“知道了啦，那个是遗传。”妈勉力笑道。

之后，每个人都轮流到医院外的电视区偷哭，然后分配接下来的工作。

身为一个自由作家跟延毕硕士生，我决定从板桥租屋处搬回彰化，黏在妈妈身边写小说。哥则缓下研究室的步调，用一台十二年老车疯狂来回台北与彰化。老三是最忙的研二，只能嘱咐他排除所有不必要的外务，多回彰化陪妈。

因为是妈妈。家里最重要的人。

大家弹掉眼泪，振奋精神，回到病床旁跟妈谈笑。说是谈笑，其实妈的气色很虚弱，只是想让大家放心。劝了几句，妈开始尝试闭眼睡觉。

然后我未来的大嫂来了，眼睛也是通红。

趁着哥跟弟跟未来大嫂坐镇，我决定坐计程车回家补牙，然后将快要长成大菌菇的头发剪干净。

说也奇怪，昨天下午我在用牙线掏牙缝时，不知为何右大门牙后边崩落了一块，那是以前镶瓷填上去的，牙线掏着掏着，就掉了。掉了当然不能用，因为缺口边缘有新的蛀牙，要凿掉更大的部分再补上新的。

躺在牙医诊所舒服的床上，算是偷了点闲，喘口气。

在差点睡着的当口，脑中灵光一现，想起以前曾看过的命理节目说过，如果在梦中门牙掉落，现实世界里

父母便会有严重的病痛。正是昨天的状况。而节目也提到，这是可以补救的。

我心下释然，好险我决定及时补牙好多吃点东西，以便照顾妈。按照命理法则，妈绝对可以康复。

补完了牙，去了理发店。

一坐下，在小姐舒服的按摩下将眼睛闭上，开始回想关于妈的一切。

妈喜欢紫色，却很少真的买紫色的东西。

妈喜欢梦想买新房子。这个梦想我们在上星期刚刚实现，用力跟银行贷了近乎全额的屋款，即将在下星期我妈生日当天搬进去。

妈喜欢我们喜欢的东西。包括狗，包括女孩子。

对于爱情，我不是家里最早熟的，但对于把爱情挂在嘴边，我应该是独一无二。

家里的浴室与厨房只隔了道垂布，有幸来过我们家洗澡的朋友都觉得很不自在，觉得隐私会随冲澡声泄露出去。但就因为如此，我们三个兄弟从小就很喜欢隔着这块布，一边洗澡，一边跟正在煮菜的妈说话。

时间大部分是放学，刚好瞎说些学校的杂事，妈的铁耙子翻炒热菜的噼啪响声与我们的冲澡声混在一块，但丝毫不会打扰母子间的对话。热水蒸气从帘布下不断冒出，我想这是妈一天最开心的时候。

我很喜欢在洗澡时跟妈说“我决定将来娶谁当老婆”或是“我好像快把谁谁谁追到手”这类的话。从小学到大学,我信誓旦旦中的女主角换个不停,但那块帘布只换过一次。

“你这个年纪不要想太多!把书念好就对了啦!”妈总是这么回应,但从来没在语气中表露她的认真。

偶尔居然吵了起来,我头顶毛巾、气呼呼抛下一句:“吼!以后不跟你讲了啦!”走出浴室,就会看见妈在端菜上桌时偷偷掉眼泪,每每歉疚到想妈赏我几巴掌。

也许妈很喜欢儿子对爱情的向往,更可能是单纯沉浸在与儿子的日常对话里。

想着想着,我想替我妈写些东西。

或者,替我们家留下共同的美好记忆。

这段记忆该起什么名字好呢?坐在理发店里的我几乎立刻看见妈小小的身躯推着自行车,腼腆地回头看我的画面。

镜子前的我,根本不敢张开眼睛。

妈,你一定要好起来。



晚上9点半。

爸走了，待会要换洗完澡的弟弟过来。病房只剩下我一个人陪妈。

“呵呵，你现在应该最紧张了。”我打开 iBook（手机阅读星），靠着墙，坐在伴床上。

“为什么？”妈好奇道。

“因为剩下的是最没用的一个儿子。”我自嘲。在日常生活上我各方面都很邋遢，这是事实。

“不会啦，你有时候非常细心。”妈说的时候，大概发现我偷偷用 iBook 盖子挡住眼泪，说着说着将头别了过去。

所以我一点都不细心。

我敲着这故事，一边跟妈聊我在网络上抓到的一狗票关于白血病的信息。

“妈，我发现急性比慢性的还好治疗耶，又幸好不是淋巴性而是脊髓性，第一年的存活率有 60%，你一定可以撑过去。”我提醒妈。

“我会啦。”妈说，一只手靠放在额头上，像是遮挡多余的日光灯。这个姿势是妈的招牌动作，我总觉得这着姿势隐隐含着痛苦的成分。

然后我跟妈说我补牙的事，关于命理节目那段记忆，我提醒她那是我们一起看的，当时的主持人还是况明洁。

“所以我说真的，我做了补救，所以一定会好起来。妈我再说一次，你是我们家最重要的人，我们生命的意义都是为了你。”我说。

“知道了啦。”妈的眼睛闭了起来。

虽然我家跟大多数传统家庭一样，并不习惯把爱挂在嘴边，但有些时刻的感动并不能通过心灵交会达到。我不懂为什么要白白错过这些感动。

妈躺在床上，不时注意血浆滴落的速度。她正在展现专业的护理判断，然后唤来护士。果不其然，血浆快用罄了。

我看着身子小小的妈，她又渐渐睡了。

几个小时前，弟弟说了一句很混蛋的话：“妈，你这辈子都没睡过一次好觉，就趁现在好好休息吧。”不知怎的，当时很想叫他闭嘴，虽然这是个很辛酸的事实。

我看着妈睡着，轻轻勾着妈插上软管与贴满胶布的手。妈睡觉的姿势歪七扭八，并将这一点毫不保留地遗传给我。

妈突然皱起眉头，手指掏了耳朵几下，然后继续未完的、不安稳的眠。

妈喜欢掏我们的耳朵，却不让我们掏回去。说到底也是正常，毕竟妈掏耳朵的功力神乎其技，我还亲眼看过一个邻居跑过来请她帮忙，结果掏出一块黑沉沉的耳屎，对方再三道谢离去。

我的耳屎是三兄弟里最多的，有个成语叫“层出不穷”当很应景，但论纪录则是哥首次被爸逼“站着洗头”第二天早上自然掉出来的巨屎。

妈掏耳朵时习惯问问题，我们则被迫咿咿呀呀地模糊回答，每挖出一小片，妈都会刮在我们的手臂上，有时还会将超大的耳屎用巴掌大的塑胶套装好，交给我留作纪念或到处炫耀。但几乎都没真的留下，有几个被我以前养的鱼吃了。

近两年我才开始想办法帮妈掏耳朵，但技术远远及不上妈，妈又对我粗糙的手法心存畏惧，常常喊痛作罢，并坚持刚刚的攻坚并没有像我口中说的“妈，那个真的很外面耶”。

我以前无聊时胡思乱想，要是妈妈老的时候眼睛看不清楚了，我的耳朵该给谁掏？有时我自己拿着耳耙试探性抠抠，却总是不得要领。光这一个小细节，妈便是无可取代的。

弟来了，我交棒。

今天他睡医院陪妈，明天他回台北，换最糟糕的我上阵。

而明天，是妈第一次化疗。

我很怕痛，这点也是遗传。我很恐慌明天只剩下我一个人惨况。

甫抵台北的哥刚打电话给我，说他恨不得有好几个兄弟可以一起帮助照顾妈，我脑袋想的，却是电影《灵异象限》（The Symbol）里的预知设定。上天每一个安排都是有道理的。

“我一直在想，也许妈生三个儿子是有用意的。三个也很好。”我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哥说，结束了对话。

